

论社会主义运动兴衰的体系根源

邓 超

【提要】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几个国际性的运动中心。本文分三个阶段梳理了1830—1920年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三次变迁的脉络,并对比了相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趋势与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变动情况。本文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变迁系由世界经济体系扩张所导致。就本文研究范围而言,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占据优势地位时其社会主义运动往往趋弱,反之则往往趋强。

【关键词】 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中心变迁 世界经济体系

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先后有过四个国际性的运动中心。本文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是指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而不是指国际性的运动领导核心。迄今为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这三次转移似乎不是随机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对此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究,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一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根源的分析侧重于世界经济体系层面上的原因,而非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部动因。

—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些经典作家、革命领袖和国内外学者都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到过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但是,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他们在相关论述中使用了不同的表述,它们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在展开详细论证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前人的有关论述。

普法战争初期,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么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么,西欧工人运动的中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①根据这一段论述,马克思预言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变化,并且认为德国将成为新的运动中心。恩格斯在1885年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也提到过运动中心,即巴黎“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出现过“重心”、“中心”、“领袖”、“先锋队”、“先导作用”、“领导地位”等不同的提法,其含义基本是一致的,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指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他们还提到过,19世纪工人运动的中心先从英国移向法国,70年代又移向德国。^①

1902年3月,考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了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提到“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人不仅已经跨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革命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行列……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了德国。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离世之后,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所做的重要论断。在他的论述中,运动中心还是指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受到了列宁的肯定和好评。

列宁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论述。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篇名作中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③1919年,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提到了考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手中一样”。^④1920年,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重提考茨基“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么好啊!”^⑤虽然列宁提到了“领导权”,但是主要是在成为“先锋队”和“西欧的模范”的意义上而言,并非要对他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手画脚。

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列宁那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并不带有领导他国和指挥别人的含义,那么到了斯大林那里,这个概念的内涵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斯大林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理论文章成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观中的“欧洲发达国家中心论”转变为了“苏联中心论”,得出了“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的结论。^⑥基于这一逻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就成为自然的推论,而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苏联”更是顺理成章了。按照斯大林的论断,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并指出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由于共产国际不断干预其他党或国家的事务,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世界革命名义掩盖下的国际主义在一

① 参见高放《战后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2期,第61页。

② 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134页。

⑥ 陈晓红《论斯大林的“世界革命”观及其内在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第60页。

定程度上变成了实质上的大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其他国家普遍的不满。斯大林的这种世界革命中心观导致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世界革命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方移动,他预言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领导人对此持审慎态度,并未公开讲过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但是1959年之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已然成为共识。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60年左右,许多中国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②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者们已经在无比兴奋地谈论起中国的世界革命中心地位问题了。周恩来就明确地说“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了。”^③这种思想导致了很多不好的后果,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到处树敌。196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制止“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错误提法的《重要通知》。通知说“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是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④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分明确。1986年11月,邓小平说“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⑤鉴于前述苏联和我国的经验教训,这一观点无疑是充满政治智慧的论断。根据上下文来理解,此处所谓“中心”的含义是指领导中心、指挥中心,不是本文所指的运动最活跃的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工人运动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非社会主义的(如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的和民族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分。但是,这种区分只有在探讨特定问题时才有意义。当我们讨论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问题时,这种区分只会使问题变得过于复杂。因为工人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产生、融合、分裂、重组或消亡,社会主义政党也一样。很多时候,工人运动的成员同时也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或者某一时期只属于工人运动的成员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不可否认,某些工会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可能与自由资产阶级或基督教会会有密切联系,但是扩大民主和限制工作时间等要求都还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运动。总之,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成员上观察,无论是历时地还是共时地分析,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很多时候都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有鉴于此,本文将只从整体上考察一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活跃的程度,且把前述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视为同一运动。

另外,本文不以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标准。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晚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

① 参见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另见孙泽学《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论中苏论争的实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45页;最长久《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论与超英赶美战略的形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57页。

②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72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续)》,《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第54页。

④ 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54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页。

西方工人运动大部分历史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论述似乎也无此倾向。本文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的、自封的;是影响中心,而不是控制中心。对此国内世界社会主义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①此处不赘。

综合学界已有的观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共先后出现过四个国际性的运动中心,先后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可能有人会认为,前三个运动中心与第四个中心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只要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前后连贯、相互影响和普遍联系的整体看待,而不是主观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人为地进行前后割裂,那么这种区别实际上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纵观学界有关这三次运动中心转移的论述,这些国家被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有如下的理由: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处于领先地位,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而在法国,1848年和1871年爆发了两次无产阶级革命,使法国工人阶级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称号。在德国,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工人运动的活跃程度渐渐超过了法国,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模范政党,为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提供斗争经验,其中也包括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俄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尖锐的社会矛盾锻造出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最终摧毁了沙皇的统治,十月革命后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革命中心。可以看出,确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客观标准主要有两条:其一,各种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和突出,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激烈;其二,工人阶级的运动或社会主义政党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为别国的运动提供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根据上述标准,再来确定这几个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期。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心的转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将其截然区分开来,因此只能大致确定一个时间范围。英国的宪章运动发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1848年革命前到巴黎公社时期应该是法国处于中心时期,而德国随即后来居上,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到了20世纪初期则逐渐被俄国所取代。可以看出,从1830年到192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一共发生了三次转移,基本上每30年就要发生一次。

基于以上分析,下文将选取1830年到1920年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作为考察对象,并将这90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每30年作为一个考察阶段。这样进行历史分期,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直观地展现资本主义向不同国家或地区扩张的过程;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观察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潮起潮落和相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二

在第一个阶段,即1830年到1860年,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英国和法国,德国和俄国基本上都还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发生了第一次转移。

这一时期的德国距离统一尚待时日,德意志各邦依然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德国资本主义的产

^① 参见高放《战后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2期;聂运麟《当代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团结合作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生和发展要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晚一些,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建立关税同盟,资本主义经济才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由此开始,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建立了许多具有互助性质的组织。但是,先进工人和思想家不断遭到迫害,只能逃往法国、英国和瑞士。因为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德国的流亡者在国外(主要是在巴黎)组织了一些团体如“正义者同盟”。在这些组织的影响下,德国国内才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雏形。但是,“同法国相比,德国既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情绪激昂的无产阶级”。^①

同期的俄国还没有推行农奴制改革,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一直持续到1855年,被史学家称为“专制制度的顶点”。沙俄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反动、野蛮的制度,西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工业化之时,沙俄依旧处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沙皇不仅全力阻止哪怕有限的改革,而且禁止国人到国外旅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甚至以欧洲宪兵自居,总是毫不犹豫地出兵围剿中欧发生的革命或者进步的政治运动,全力捍卫欧洲正统主义,沙皇因而成为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堡垒。^②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虽极力鼓动革命,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广大民众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社会主义才刚刚露出曙光,所以这一时期的俄国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运动。

柯尔曾指出,直到1848年爆发革命的那一年为止,法国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他还提到,在马克思之前的重要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中,唯有罗伯特·欧文不是法国人。巴黎更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发源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个别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事情,事实上在包括咖啡馆和街头的场合都有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关于这一点,当时一些著名流亡者的记述可以证明。只是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之后,法国工人运动才开始处于消沉状态。同法国相比,同时期的英国拥有更先进的工业,更发达的经济。英国社会不缺少强烈的不满情绪,也有秘密结社、密谋甚至起义等活动。可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要比法国弱小。^③

更重要的是,英国的运动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英国在维多利亚中期经济繁荣,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一段繁荣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初。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其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了遥遥领先的地位。英国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工业增长和经济繁荣,人口却未出现相应的增长。人口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收入却增加了,更多人有了剩余财富用于休闲娱乐。^④熟练工人工作较有保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人阶级中开始滋生出改良主义倾向。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宪章运动逐渐失去了群众性。1892年,恩格斯在给佐尔格的信中写道“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⑤钱乘旦等学者指出,“50年代以后,工人激进主义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工联主义”。^⑥

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即1860年至1890年,资本主义在更多的国家获得发展,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兴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发生了第二次转移。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开始丧失独霸全球的地位,其他国家则迎头赶上,其中以美国

① 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何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21页。

② 参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310页。

③ 参见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第219—222页。

④ Mark Bevir, *The Making of British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9.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

⑥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和德国最为突出。^①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工人觉醒较晚。随着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才逐渐壮大,工人运动开始高涨。1863年,德国工人在拉萨尔领导下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爱森纳赫城宣告成立,这是欧洲最早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众所周知,德国是经过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自上而下完成了帝国的统一,此时的资产阶级还相当软弱,既同土地贵族妥协,又要取得国家的支持。这表明,德国的资本主义还未确立主导地位。1874年,德国国内的两大社会主义派系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主义运动更为强大了。

俄国的农奴制在1861年废除之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的发展。工人人数也随之迅速增加,由原来的几十万增长到几百万。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由于受到政府镇压,加上群众并不响应,民粹主义运动在70年代末期便遭重挫。但是,俄国工人运动却获得发展,70年代出现了工会。1871年以降,工人阶级的问题开始在俄国变得重要起来,这不仅仅是对西欧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回应,或者只是革命所提出的理论上的要求,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②尽管政府不断镇压,罢工活动却逐渐增多。第一次工人大罢工浪潮出现在1878年和1879年的圣彼得堡;以及1885年莫斯科附近的莫洛佐夫纺织厂。^③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为俄国培养马克思主义者起到极大的作用。由此开始,俄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日渐紧密结合在一起,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

英国资产阶级开始以统治阶级自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确立了主导地位。1867年,城市工人阶级的普选权获得承认,工人运动从此在资产阶级眼中成为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些劳工人口的生活标准开始迅速提高。从1860年到1914年,实际工资翻了一番。增长最快的是1868—1874年间的繁荣年月以及1880—1896年这段期间,在后一时期,实际工资几乎上升了45%。”^④因此,工联主义更为盛行。柯尔认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即从厄内斯特·琼斯终于放弃把宪章运动当作社会主义骚动坚持下去的时候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英国确实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欧文派的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一概没有。”^⑤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和社会主义联盟相继成立,新工会运动兴起,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相比较之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工人运动就开始重新振兴,但却长期处于蒲鲁东主义的支配之下。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此时还没有取得统治阶级的地位,只好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累赘的联盟。1864年,法国工人阶级罢工的权力得到承认,工联主义在法国也首次扩大了影响。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酷的打压,在1871年之后近乎消亡。1879年,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成立。1882年,可能派和盖得派的争论导致了联合会的分裂,可能派控制下的联合会改名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而盖得派则另外成立了法国工人党。

在第三个阶段,即从1890年至1920年,资本主义继续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扩张。这一阶段包括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整个第二国际时期,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创建于这一阶段的最初十年

① 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第270页。

②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Alfred F. Knopf, 1960, p. 507.

③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7版)第406页。

④ 肯尼思·O. 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00页。

⑤ 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2卷,第376—377页。

间。在此期间,新兴的德国和美国资本主义明显快速地赶超老牌的英、法资本主义。^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深了英国的衰落,而德国挑战世界霸权失败受挫。在这个阶段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发生了第三次转移。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也就是一战后,德国才结束了帝制,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抵抗住了政府的迫害,进而在选举中获得傲人的成绩。因此,相当多的党员开始相信可以利用帝国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包括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内的爱森纳赫派对议会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完成了由革命政党转变为议会政党的过程。1896年后,爱德华·伯恩斯坦逐渐提出一套“修正主义”观点,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虽然修正主义被正式否决,但是改良主义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党内的改良主义运动在伯恩斯坦参与之前就已经显露端倪。1914年之前,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声势浩大,追随者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的大选中得到了400万张选票和110个代表席位,工会会员在1913年达250万人。^②一战爆发之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由于对战争的不同态度陷入激烈纷争,从此再没有恢复昔日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法国经济增长几近停滞。虽然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是一战的爆发又将法国拖入泥潭。到1914年,总体上,法国从第二工业大国下滑至第四位。^③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恢复了活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党派就不下六个。由于各种宗派争执不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很快就变成一盘散沙。其间还发生了米勒兰入阁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05年,当年成立了统一的社会党,名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然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并没有因此而弥合。社会党与工会运动之间存在鸿沟,工联主义影响极大。即使如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呈现出上升态势。法国工会会员在1912年达100多万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人数从1905年的3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9万人。社会主义者得到的选票,从1906年大选中的88万张增加到1914年大选中的140万张。^④

唐纳德·萨松指出,“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还没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⑤19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联盟正在衰亡,社会民主联盟则受到费边社和独立劳工运动的挑战,后者在1893年发展成为独立工党。英国工党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于1900年,虽然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都曾参加这个委员会,但是工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独立工党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英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规模都很小,根本就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庞大的社会党,甚至也不如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在1910年只赢得了42个议会席位,在一战时的政府中起到很小的作用。萨松认为,“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赢得太多的支持。……直到1918年,英

① 参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

②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64页。

③ 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杨保筠、刘雪红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4页;另参见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④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64页。

⑤ 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中文版序言,姜辉、于海青和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国工人运动才融入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中”。^①从整体上看,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也有所增强。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俄国的乡村和城市动荡不安,社会主义团体迅速成长。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遭到政府的破坏。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成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出现分歧,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两派曾短暂联合,随后又陷入争吵,这种状态后来一直持续到了1912年。此外,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在俄国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05年革命之后,由于斯托雷平的残酷镇压,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都遭重创,工会也奄奄一息。1912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难以弥合,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分裂。一战爆发后的1917年,俄国又发生了两次革命。二月革命迫使沙皇退位,十月革命则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迅速扩大,从1917年初的2万人增长到1921年3月的73万人。^②随着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世界各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对苏联寄予了厚望,纷纷前往考察学习。虽然此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了分裂,但是以全球而论,苏联已经成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中心。

三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三次变迁中,其转移方向明显都是由经济比较强盛的国家走向经济相对较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成为运动中心的时期都处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说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世界性经济体系”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逐步形成,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而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它是一个整体结构,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组成部分联结而成,其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这个体系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其边界范围由小到大,经过1815—1917年的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个体系扩展到了全球各个角落。^③

资本主义从来都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④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中心区利用边缘区的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加工制成品,通过向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倾销以获取利润。同时,中心区控制着这个体系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半边缘区介于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相对于中心区而言是边缘区,相对于边缘区而言又担当中心区的角色。这个体系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剩

① 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中文版序言,第17、19页。

② John Gooding, *Socialism in Russia: Lenin and His Legacy, 1890 - 1991*, Palgrave, p. 78.

③ 参见庞卓恒《沃勒斯坦和他的“世界体系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5页。

④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余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核心区域,以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反体系(即资本主义)的运动。所谓反体系运动,是指抵制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反抗运动。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将非商品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进行商品化虚拟,使社会成为经济的附庸,使社会关系从属于市场体系。“但这种商品化虚构,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①社会的运转一旦从属于市场,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形塑自身。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其所到之处,无不充满了血腥掠夺和残酷剥削。少数人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和生产资料,而多数人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这必然激起社会的反弹和抵抗,坚持在生产、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方面对市场活动进行反控制。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主义反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兴起。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内在机制相对比较简单,个体的行为依靠世代相袭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等因素即可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旧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交往模式等纷纷解体。这样一来,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很难有效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为了保证自身存在,必然要求重建规范与秩序,即建立新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负反馈的过程,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旨在维持社会的稳定。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不断提高这种能力,而资本主义能够长期延续发展的秘密尽在于此。仅以北大西洋地区各主要国家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变革潮流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这些国家基本上先后被迫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以发展出一种适合各自国情的内在调控机制。随着社会控制机制的逐步完善,一切反体系运动都被从体制外部纳入内部。与此相一致的是,凡是工人有组织的抗争处于非法阶段,劳资斗争就比较激烈,而抗争逐步合法化以后,劳资斗争就不如以前激进了。资本主义体系逐渐接受了工人一定范围内的诉求,如实现普选权、进行集体谈判、实施福利措施等,社会主义运动也随即走向低潮。回顾这一过程,上述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一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往往最为激烈。这就是前述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期都处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因。

但是,各国的反体系运动的活跃程度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因体系变动(外部原因)而导致的一国反体系运动活跃程度的变化;第二,因国家自身变动(内部原因)而导致的本国反体系运动活跃程度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资本主义的扩张源源不断地将新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其扩张过程中,前述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同样某些中心区可能下降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下降为边缘区。中心区也会扩大或转移,中心区内往往出现实力超过其他强国的霸权国家。霸权国家在生产领域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带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销售优势,继而带来更多的财富输入。^③如果某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出现上升,则剩余产品的输入更多,拥有更多解决社会冲突的物质手段,可以更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满和反抗,反之亦然。因此,随着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的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③ 参见庞卓恒《沃勒斯坦和他的“世界体系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5—136页。

经济角色的变动,国内反体系运动的活跃程度会发生变化。第二种情况涉及国家内部的变动因素,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19世纪中叶西欧革命运动走向低潮原因时指出,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使自己摆脱危机困境走上扩张阶段,使其国内矛盾暂时缓解。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或一般反体系运动的涨落同资本主义的“危机周期”存在密切关联。但是,这种情况超出了本文所设定的讨论范围,只能另文分析。

有关第一种情况的判断与前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表一所示)。在前文所述的第一阶段,英国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区,而法国相对而言处于体系的边缘区,德国和俄国还未融入这个体系,或者说只能算是处于融入边缘地带的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出现了第一次转移,法国成为运动中心,其社会主义运动明显强于英国。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一点是,随着英国逐步进入全盛时期,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呈现下降趋势。

在第二阶段,德国完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俄国则开始进入边缘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开始受到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区内的霸权国,尽管稍后就显现出衰落的迹象。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不复存在,经济角色有所下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各国社会主义者学习的榜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本阶段的末期才出现复苏迹象,法国则从一开始就重新振兴。

在第三阶段,英国的世界霸权明显衰落了,美国则表现出取而代之的势头。德国虽然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失败,但是其经济角色明显上升。法国的经济尽管出现了可观的增长,然而其承担的经济角色还是相对下降了。俄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方面,英国和法国的运动呈现上升态势,德国的运动总体上下降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则迅速崛起且后来居上,并最终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中心。

表一 经济角色与社会主义运动变化趋势

变动趋势 国别	1830—1860年		1860—1890年		1890—1920年	
	经济角色	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角色	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角色	社会主义运动
英国	中心区	↓	中心区	↓	↓	↑
法国	边缘区	↑	↓	↑	↓	↑
德国			边缘区	↑	↑	↓
俄国			边缘区	↑	边缘区	↑

本文以英、法、德、俄四国近一个世纪内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经济角色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趋势入手,进行了宏观上的比较分析。分析表明,从1830年至192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共出现了四个中心和三次变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变迁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扩张所直接导致的结果。一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除了国家自身内部变动的根源之外,还与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层面上的角色变动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作者邓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张文涛)

(责任校对:李桂芝)

SUMMARY OF ARTIC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Movements: A Study of Their Roots in World Systems//*Deng Chao*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movements ,there appeared four international centers in the world from 1830 to 1920.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centers were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s and that the shift of these centers from one to another was also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author further observes that a country's socialist movement often experienced a downturn when the country occupied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By contrast , a country's socialist movement tended to reach a highpoint when the country was a weak component in the world system.

Hometown Records by the Educated Class in the Yangzi Delta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A Genre of Primary Sources for Social History//*Zhu Xiaotian*

Having grown up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lso gathered traveling experiences beyond their hometown , the educated class in the lower Yangzi Delta left us with a rich body of hometown records about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These hometown records , which are termed by the author as the “gutū jìshì 故土记事,” offer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country , usually showing a heightened concern for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 which tends to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mong social historian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 the authors of these hometown records reveal a variety of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Yangzi Delta region. As they were native writers , their writings help expose the inner and inherent logic of the social fabric , draw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asic units in everyday life. They provide unique insi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region. As personal accounts , these records also differ from the romantic writings of the previous ages , hence are useful narratives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Overall , these writings are primary sources in historical study; using them would enhance our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angzi Delta at both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Beyond the Chicago School: The Rise of New Suburban History in the US//*Wang Xu , Wang Yuxiang*

Appearing in the 1920s , the Chicago School in urban sociology has impacted American urban policy as well as the writing of urban history. For instance , the School's Concentric Zone Theory influenced the FHA's urban policy , which tended to fav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omogenous white middle class community in the